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黃繡球

第三回 夢中授讀英雄傳 天外飛來縲紲災

上回說黃繡球無端得病，便昏昏沉沉的人事不知，怕不是著了邪魔，一定中了時疫，卻原來都不相干。那天黃繡球說要帶兒子去看會，被黃通理責備幾句，不曾搭白，他那心中就另有一番盤算，想道：「腳是放掉了，究竟放掉了腳之後做點什麼事情，自己也沒有捉摸。一來雖是粗粗的識幾個字，總是不曾讀書；二來實實在在，自從進了黃家大門，守著婦女不出閨門之訓，一步不敢胡行亂走，大門外東西南北的方向，還辨不清楚，起先原想借看會到外面遊覽一周，拚著兩天功夫，到底看看我們村上是那樣風景，有多少山，有多少水，有多少田畝，大略有多少人家，望那一條路去，通著那裡，見那一邊要道接著這邊，再問問一年四季出的，是那些物產。」轉念一想：「出得門去，一個人不認識，認識的又無從講到這些，並且自己不會寫字，就耳有所聞，目有所見，也記不清許多。兩個孩子又小，不能幫忙。難道出去兩天，當真去白白的看會，惹人笑話？再說這事也不是兩天弄得清的。」這般那般，嘴裡不說，心裡是翻來覆去，想不出一個法子，好不煩躁，不覺的他那熱血膨脹，激動了心火，一時上升，漸漸的渾身發燒。沉思久倦，便脫衣而睡。

朦朧間走到不知什麼所在，抬頭看見一所高大牌坊，牌坊頂上，站著一位女子，身上穿的衣服，像戲上扮的楊貴妃，一派古裝，卻純是雪雪白的。裙子拖得甚長。臉也不像是本地人。且又不像是如今世上的人。正在疑訝，那女子卻招手叫他上去，恍恍惚惚的也就同他站到一起。這女子自說：「名字叫做瑪利儂，姓的是非立般。」黃繡球一想：世上那有這六七個字的名姓？當時聽得不懂，說：「我只姓一個字，叫做黃，名字叫繡球，是這村上本地人氏。你奶奶是從何方來的？」這女子說：「你姓黃，是黃家的人，可曉得我是白家的人？」黃繡球聽他問得鶻突，說想必是嫁的姓白的了。這女子不答，隨手在身邊摸出幾本小書冊子，指與黃繡球看。上面彎彎曲曲，橫橫斜斜，畫得一排一排的，並不見有一個字，便問：「這畫的何物？怎麼沒有字跡？看他何用？」這女子又從新拿出一本書來，上面卻有三個大字。黃繡球只認得一個，說：「當中不見一個雌雄的雄字嗎？」這女子道：「是呀，你既知道有雌雄之義，雌雄是就禽鳥講的，怎麼歷來的人，都把男子比作雄，女子比作雌？說是『女子只可雌伏，男子才可雄飛』，這句話我卻不信，人那能比得禽鳥？男人女人，又都一樣的有四肢五官，一樣的是穿衣吃飯，一樣是國家百姓，何處有個偏枯？偏偏自古以來，做女子的自己就甘心情願雌伏一世；稍為發揚點的，人就說他發雌威，罵他雌老虎。一班發雌威做雌老虎的女子，也一味只曉得瞎吵瞎鬧，為錢財鬥氣，與妾婦爭風，落得個悍妒之名，同那粗魯野蠻的男子一樣，可就怪不得要受些壓制，永遠雌伏，不得出頭了。」

數語打上了黃繡球的心坎，甚為歡喜，說：「奶奶怎麼就是神仙，知道我的心事？你便不是神仙，也真是我的知己。我有些話與你意見相同，不嫌唐突，我便說了。」那女子笑道：「我何嘗是個神仙？既承你引為知己，有話請講。若是其中有什麼委曲難解的事，或者還可細細的商量。」黃繡球聽了，更加高興，就把他怎樣怎樣的話，前前後後述了一遍。這女子聽完了，默不作聲，半晌說道：「這是你黃姓村上的事，自然你姓黃的人關心切己，與我白家無涉。你黃家果然像你做得出點兒事，豈不叫我白家減色？我白家人也不少，向來男男女女到你們貴村上来的很多，想是你不出大門，不曾看見過。來者無非總在貴村上，把你們的花樣擱在一邊，另外翻點花樣，占些光去。近來你們的花樣，霉的霉，爛的爛，原來都是紙糊的，就如女工一般，只好描描，不能上得繡架子，動針動線，那裡還能夠用錦繡鋪起絨來，平起金來，灑起什麼花來？」

話猶未了，這裡黃繡球兀自想著：說這人的話好不蹊蹺！聽他的口氣，不但請教不出他什麼主意，怕他把我的事還要告訴他白家人，來拆我場子，我倒上了他老大的當。那心中一時萬分急躁。所以他形神合離之間，神魂忽然一躁，形體也就忽然一熱。

話休煩絮，且說那女子話猶未了，只見黃繡球呆呆的不曾理會他，猜著他心中不服，倒真是一個立志自強的女子，便拍一拍黃繡球的肩，說：「閒話少談，你方才見的那三個大字的書。與幾本小冊子，我都送了你罷。」黃繡球說：「你送我無用，我連三個大字都識不完，其中的文理，同那小冊子上彎彎曲曲的一式，更不解何物。你若不棄，何妨講給我聽聽，再讓帶回家去，請教別人。」那女子道：「這三個大字的書，書面上是中國字，從我們那邊翻譯出來的，三個字叫做『英雄傳』。做這傳的人，生在羅馬國，把他本國的人同以前希臘國的人各揀了二十五位，都是大軍人、大政治家、大立法家，一抵一個的兩相比較。我自十歲上，就很愛看這個傳。後來聽說有兩位著名將相，一個叫俾士麥，讀此傳最熟；一個拿破侖，至終身未嘗釋手。這些小冊子卻是我自己從前做的，你看這兩書裡面都是彎彎曲曲畫的，委實就是我們的字。也難怪你不識，如今我且略略的與你講些。」就講了好大一會，黃繡球竟不覺的十分解悟，模模糊糊，像是那彎彎曲曲畫的，都變了字。又像這些字，都認慣的，一目十行而下，不多幾刻，便把兩種書中的大概，都記著了。

停了一停，再抬頭看時，像又不是那個女子，向著黃繡球說道：「這兩種書，你看了雖通知大意，但還不是你的學問程度。」就另外取出一本書來，薄薄的不過二三十張，卻全是中國字，指著說道：「這是教育上講求地理的教授法子，怎樣曉得地理上的生物，怎樣曉得地理上的人種，又怎樣曉得所居的地理，推而至於各處的地理，包括一切，照此一本書求之，無所不有。譬如由你村上的日用常品，考求製造工藝的好歹；由你村上的市面，考求遠方貿易的利益；由你村上的儒釋道三教，考求各處的非儒非釋非道的宗派。看了此書，就有個著手。」黃繡球一面聽，一面看，一面心中想起黃通理同兩個兒子，說：「可惜他們沒有同來，不然倒好大家聽聽。我且記住了，這個有牌坊的地方，回去同丈夫說知，一同再來。」但此女子是外方人口音打扮，不知是一向住在村上的呢，還是路過的？須問明白了。

正想著，忽見那女子拖著一條白裙，遠遠的像在雲端裡去了。須臾，連牌坊也就不見，心中又想到：「只難道是白衣觀音嗎？我向來也不曾相信菩薩，奉個觀音齋，怎麼他會來點化？我不去管他，我取了這幾本書，快點回去罷。」一轉身聽見人問他說：「你怎樣了？」原來其時天已黎明，黃繡球身熱已退，黃通理看他一夜睡得昏昏沉沉，至此才翻轉身來，故而問他怎樣。黃繡球聽見說：「我並不怎樣，我都領會得，謝謝你，我去了。」黃通理曉得他是夢話，拍醒了他。黃繡球一看，才也自家曉得是夢，略安息了一回，便照常起身。夢中的事，居然記得碧清，頓然腦識大開，比不到什麼抽換腸胃，納入聰明智慧的那些無稽之談，卻是因感生夢，因夢生悟，把那夢中女子所講的書，開了思路，得著頭緒，真如經過仙佛點化似的，豁然貫通。

當日早晨，因著別的事，未及談此夢境。後來想起，現在村上，從未聽見有姓白的人家，甚麼有個白家古墳。今天原說去看會，不管識路不識路，一定同兩個兒子出去，打聽打聽。主意想定，這日果然趁著黃通理不知，攙了兩個兒子，向門外一跑。只得那雙腳到底新放開來，跑不上去，反惹得街上人家見了驚奇動怪，一齊哄上來看。有些鄰舍婦女與黃繡球認識的，還只當他做了帶發修行的尼姑，個個詫異，都來動問。那時反把黃繡球擠住去路，大不耐煩，腳又實在還不能走，就攙了他兒子回轉。一班人跟在後頭，此說彼猜，紛紛議論，一直跟到黃繡球家門口，男的散了一半，一半還立在門外，等聽新聞。那些女的就跟進大門內，有看的，有問的。黃繡球卻不慌不忙，對著眾人說道：「大眾不見為我這雙腳的希罕嗎？其中卻有些希罕的事情，今日我來不及說，明天讓我出空一間屋子，請諸位過來坐著，細細的告訴你們，你們一定喜歡聽的。」那時黃通理見黃繡球惹出這件事回家，頗為著急，不想黃繡球如此機變，一時就打發開去。

到了第二天，老清早的就有人在門前探問，隨後陸續而來。剛過早飯時候，已經擠滿屋子，都要聽這希罕奇聞。黃繡球是預先準備，連黃通理也不知他腹中如何打的草稿。這一天見來的很是不少，黃通理更代為躊躇，怕的越來越多，容不下去，而且難免有趁火打劫，順手牽羊的事。只聽見黃繡球又對著眾人道：「我這屋子不寬，這希罕機密的事。又不便給男人們聽著，各位姊姊嫂嫂，快請進來，暫吃杯茶，等我把大門關一關再說。」那時有的要回去有事，有的帶了小孩子不安頓，也就散去幾個。還剩得十幾

個，卻與黃繡球家是相識，就不客氣，穿房入房的，各自坐下。有的先去扯著黃通理問：「到底怎樣？」黃通理陪笑不答。

不一時黃繡球邀齊了這十幾位，坐在屋子內，同他們講論一番，前前後後，細細到到，把他發心放腳的原故與那婦道家也好講學問做事業的情事，又說起他所做的夢來。眾人聽著，都詫為奇聞，面面相覷，有的笑著，有的聽了出神。黃繡球只是侃侃而談，全不像他平時的性質。黃通理在旁，卻暗暗稱異，說：「怎麼他竟變了一個人？這些竟講得淋漓透澈。若是我家設一個講壇，開一個演說會，請他演說演說，倒是一位好手。恐怕當日那位廣東薛錦琴女史，也不過如此。但是大凡的女豪傑、女志士，總讀過書，有點實在學問，遊歷些文明之地，才能做得到。如今他卻像是別有天授的。便這般開通發達，真令人莫測。」再聽時，黃繡球正在那裡問什麼牌坊，什麼姓白的人家，眾人都說不知。黃通理便問：「這是你前日夢中的事嗎？你再講一遍我聽聽。」於是又述了一遍，黃通理就明白了，說：「這且不忙，此時你看天已過午，大家既曉得你這放腳的事，也該歇息，料理午飯，請各位嫂子們用過飯去。」大家聽得希奇，正自忘記了，一句話提醒，大家才覺得是有些餓，就各自告辭。有兩位托熟的，就留住吃飯，不提。

且說那出去的幾位婦女把所聽的話傳揚出來，無不當做一件奇聞，說是一樁怪事。從此黃繡球家，天天有人來看。黃繡球就也天天對他們講那些話。一班男子們也天天有人來與黃通理談論，人多口雜，不去記他。只有些人論：黃通理治家不嚴，任聽妻子裝妖作怪，弄出些新鮮事來。或又說：「不是黃通理不好，都是他要修什麼房子，亂動了土，拆了木頭，衝撞了太歲，所以惹出些狐鬼，附著他夫妻，顛顛倒倒，弄些笑話。這還不打緊，若是傳到官府耳朵裡，說是女扮男裝，照起律例來，一定要拿辦的。他們左鄰右舍，當是好玩意兒，不去規勸些，趕緊叫他斂跡，等到拿起來，就是一個扶同隱匿的罪名，干連互坐，可不冤枉殺了！」街談巷議，這麼三長兩短的起先當作奇聞，後來都當作一件大事，奔走相告。黃通理曉得辯駁不清，就囑咐黃繡球：「且在家內多看看書，多養養知識，暫時不要出頭露面，與人家談說。慢慢的走下來，遇著一兩個閨房同志，或是我遇著了一兩個同志人，再看事行事，推廣開來，就不至大驚小怪的了。」

如此歇了好幾日，黃繡球與黃通理事過境遷，已不在心上，黃通理將黃繡球的夢，推詳了，已解說與他聽過，說：「這是法國的羅蘭夫人，在一百數十年前時候。」黃繡球問：「她說的姓，明明是三個字的非立般，並不姓羅。又說是白家的人。」黃通理道：「她二十五歲上嫁了一個姓福拉底，名字叫羅蘭的，後人都稱她為羅蘭夫人。至於那白家兩個字，這是句寓意的話。當今地球上的人，共分五種，五種有五種的面色：一種黃，一種白，那三種是稜色、黑色、紅色。這五種是通行之稱，其實不過是黃白兩種為大族。凡外國人，如英、法、美、德、俄羅斯，以及荷蘭、瑞典、意大利、西班牙各國，都是白種。像我們村上的人，都是黃種。白種的人，在歐羅巴洲；黃種的人，在亞細亞洲，這是有書可以考求的，且不必說。向來只說白種人的文明，一切學問事業，都是他們白種的好，我們黃種的人，無不落後。所以你的意思，在夢中說給那羅蘭夫人聽了，夫人料著你是黃種的微弱女子，怎樣能做事，替黃種生色，什麼白家不白家，就是指著他們種類而言，奚落你的。但是這羅蘭夫人，生平最愛講平等自由的道理，故此遊行到我們自由村，恰遇著你一時發的理想，感動她的愛情，遂將她生平的宗旨學問，在夢中指授了你。我自此多買些有用的書，回來同你研究研究。你的知識作用，將來雖不必處那羅蘭夫人的境地，不必學那夫人的激烈，自然也非同小可，眼前萬不可著急。天下事只怕無人發起，所以前幾天，我獨自憂慮，想要謀之於人，而今忽然得了你這樣的猛進，叫我也退避三舍，這個幸福，是萬萬意想不到。既然得了你，這事就有了發起的原因，逐漸的造因，逐漸的結果，斷非一時能因果並成的。又比如你是器物的原質，要一一化分出來，也不是一日之功，你道這話如何？」黃繡球又道：「我夢中像另有一個人。給我一本書，是教育上的教授法子，我都還記得，只不知是何書名。如今最要緊你那句話，多買些書看看，趁著外邊來問我放腳的機會，好同他們談談，引些同志的來，叫他們開開知識，自然也不會大驚小怪的了。」

話分兩頭，這裡黃通理與黃繡球自在家中談論，那外邊傳出來的謠言，卻也紛紛未息。每日裡都還有幾起人，到黃通理處探訪，只是看不出什麼動靜，不過總疑心黃繡球的腳放得稀奇，黃繡球的話，說得別緻。謠言百出，果然就有黃氏族中多事之人傳到官府裡去，說黃通理的妻子黃繡球，行為詭秘，妖言惑眾，派了差役來拿。恰值黃通理不在家，不問皂白，就將黃繡球帶去，發與官媒看管。一二十天來，黃通理本不曾預備竟有此一著，臨時才在外聽見風聲，事已不及。後事如何，下回交代。